

■社会力量办体育风生水起：“温州样本”剖析

温州社会力量培训的选手，参赛全运夺冠

“目前我国的竞技体育人才培养已经开始多元化，而人才的使用仍然局限在“基层体校-省队-国家队”的三级训练网络中，迫切需要改革人才使用机制。而在温州，2017年，就有24个社会力量参与或主导的训练机构成为当地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基地，初步形成了体育系统、学校、社会三方融合培养体系

新华社记者沈楠、许基仁、夏亮、张寒、韦骅

去年9月，在天津全运会平衡木比赛中，15岁的黎琪“替补”夺冠，成为温州体操第一个全运会冠军。

温州体育运动学校副校长卢峰和心桥幼教集团董事长徐炳兴倍感振奋，两人十年前顶着争议开始的合作，在竞技体育的标尺上留下了标志性的刻度。

温州市有八家公办少体校，很长一段时间，所有竞技体育基层人才都从这里起步。而现在，精英运动员的起点已扩展到公办少体校院墙之外。全运会浙江省奖牌运动员中，有三人一队共七人出自温州的社会机构或体育系统合作的训练机构。

2017年，共有24个社会力量参与或主导的训练机构成为温州市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基地，初步形成了体育系统、学校、社会三方融合培养体系。

扩张的塔基

十年前，卢峰顶着巨大的压力，决定把体校的体操房拿出来与企业合作。即便是在敢于制度创新的温州，也还是有人认为这有“国有资产流失”之嫌。但卢峰坚持做，“否则这个项目只能砍掉了”。

温州市体操队当时正经历人荒，“训练要从幼儿园开始，根本招不到人”，教练也缺编。而心桥幼教集团正在发展体操特色，有生源缺场地。于是双方商定，体校免费提供体操房和器材，负责日常维护；幼教集团负责招生，把教练团队补齐，并承担省运会的金牌任务。

双方一拍即合，各自的困局迎刃而解。现在，俱乐部有150多个从幼儿园到小学的孩子，体操房每天满满当当；教练团队20多人，体校编制和外聘各一半。体操一跃成为温州在省运会上的拳头项目，也成为心桥幼教的一大品牌。

与体操不同，游泳在水网密布的温州有广泛的群众基础。温州市体育局党组成员曹征宇说，原来两三个个体校选才面太窄，从2013年开始采取布点模式，已经在三个辖区和一个郊县的俱乐



▲2015年8月8日，由温州当地社会力量与体育系统合作培养的黎琪，在中国和澳大利亚女子体操国际友谊赛的比赛中。

新华社发(周丹摄)

部和学校设了8个基地，就近训练，不耽误学习。短短几年，这些训练点的苗子已有不少在市级比赛中脱颖而出，达到了直送省队的水平。

原温州市冬泳协会主席许德道经营一家不锈钢管企业，随着城市改造，企业外迁，他把闲置的厂房改造成游泳馆。为了支持这个布点基地，体育局把退役的温州籍亚运会冠军吕志武派到这里担任总教练并以他的名字命名俱乐部，此外每年发放25万元补贴。

许德道坦言，资金补贴固然重要，相比之下训练基地更是一块响亮的招牌，知名运动员则是巨大的无形资产，这是对民营机构强有力的支持和鼓励。

羽毛球同样普及程度高，民间力量涉足少儿培训更早。从温州苍南人赵兴华俱乐部走出来的学员已经进入国家队、国家二队。

“过去讲到举国体制，首先想到‘专业队’。”赵兴华说，“社会力量进入竞技体育是一种有益的探索，是对举国体制的补充、完善和延伸。”

马术运动在浙江和全国很多地方都是从一开始就独立于体育系统之外的。省队市办、市队企业办是很多省份的发展模式。生产摩托车起家的张锋成立了凯易路马术俱乐部，从建马场、买马到组队、训练一手全包。俱乐部队已代表浙江队获得连续三届全运会盛装舞步团体赛季军。

和张锋的投入相比，政府部门的补贴更多只是象征意义，但张锋同样看重省队和本市后备人才培养基地的牌子，有意引进国外训练体系，拓展青少年培训，同时兼顾休闲产业。

在24个布点单位中，有一半是全日制普通学校，项目包括游泳、射击、自行车、足球、排球、地掷球。这些项目大都列入校本课程，结合教学进行普及和选才。浙江工贸职业技术学院作为工科商科类高职院校，从普通在校生中培养出了世界顶尖的地掷球队伍。

与很多学校相比，工贸学院可以说是“三无”：一是体育院校，二没有体育专业，三没有体育特长生。范杉作为体育老师，首先要完成教学任务，学生们也首先要完成各自的专业学习和实践。从教练到队员，都是利用选修课和课余时间展开训练的。

“从2001年到现在双休日我和学生基本上都在场地，已经养成习惯了。”范杉说，队员基本都是通过接触和尝试喜欢上这项运动，继而选择长期投入的。“在这里我们解决了要我练还是我要练的问题，学生们都是出于热爱去付出努力。”

凭借一腔热情和专注钻研，工贸学院地掷球队很快在圈内打出了名堂。范杉既当队员又当教练，说服了有一定地掷球基础的山东中学生郭晓敏到工贸就读。

2006年，学校破荒地荒地承办地掷球世界锦标赛。2005级学生郭晓敏和范杉的爱人、追随他从西安体院来到工贸的王美合作，为中国队夺得了地掷球项目的第一个世界冠军。

范杉说，这种荣誉感和成就感具有巨大的感染力。“升国旗奏国歌会感动掉泪，以前是看电视，后来自己真的体会到了，然后会影响到周边的同学，这就是一种辐射。”

从那之后，工贸学院的学生和队伍共代表国家夺得14个世界冠军。现在常规训练的队伍稳定在40多人。作为一个竞技体育项目，随着水平的提升，学校也会有目的地招收一些地掷球苗子到工贸就读，但队员主体仍然是普通渠道入学

的学生。

十多年来，除了郭晓敏等个别队员之外，工贸地掷球队的成员基本都走上了与各自专业相关的工作岗位，地掷球仍然是一项业余爱好。

“醉翁之意不在酒”

学校领导层和范杉一致认为，地掷球取得辉煌战绩的关键因素恰恰在于学校当初的目标并不是拿世界冠军，没有功利性。

从2001年引进地掷球，到2006年承办世界锦标赛并首次夺冠，至今已拿到14个世界冠军。把体育运动与人格教育、教学实践结合起来，体现特色，学校也在不到20年的转型发展中，从一两千名学生增加到目前近万人的规模。

成本的难题

如今很多家长对过去的专业少体校多少有点望而生畏：一是过早离开家庭不利于儿童身心成长，二是基础教育阶段重竞技轻文化，造成学生整体文化素养偏低，长远发展受限。

曹征宇坦言，家长对于送孩子到少体校普遍有顾虑，而体育部门需要扩大选材范围，温州财政又不宽裕，因此需要借助系统外的力量拓展人才库。

通过供场地、授牌子、派教练、给补贴等办法，温州市调动、聚合了一批民间力量，然而，大多数民营训练机构在经营上尚未完成自我“造血”，更多依靠爱好、情怀和惯性驱动。

对民间体育培训机构来说，场馆设施往往是最大的一笔投资。许德道拥有自有使用权的土地和厂房，节省了最重头开支。但是在游泳馆日常经营基本平衡的状态下，改造厂房的600万元还是像“泼出去的水”。不难想象，如果“白手起家”，回本绝非易事。

温州市体育局局长张志宏坦言，场地是硬件方面最大的困难，政府部门正在想办法降低社会力量的一次性投资成本。

最近出台的《温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开展社会力量办体育试点工作的实施意见》拟定，到2020年，全市80%以上的公办体育场馆实现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同时，要求各

县

不过，学校当然不是一无所求，反而是有更全局的考虑。学校负责人介绍说，引入地掷球的根本目的是为了“育人”。一是为学校注入奋发向上、团结协作的体育精神，通过这个载体开展爱国主义教育；二是把它作为专业教学改革基地，探索体教融合，培养素质全面的实用型人才。

由于人才培养直接面向行业和企业需要，其课程设计和实施也更加强调实践性、操作性。引入地掷球之后，学校调动各个专业加入和开展与项目相关的各种活动，比如市场营销专业人员进行赛事策划，鞋类设计专业人员为运动员提供个性化定制，商务英语专业人员在赛事中从事翻译、接待工作，设计类专业人员开展吉祥物和标识设计，其他学生则广泛参与志愿者服务等。

记者在学地掷球馆看到一套信息化测距系统，这也是电子研究院和计算机专业与校外单位合作研发的成果。

学校负责人表示，引入地掷球时的学院领导层对体育的育人功能有深刻的认识。实践证明，参与地掷球项目的学生在潜移默化中磨炼了意志、重塑了品格。范杉透露，他带过的队员有的曾经非常内向，但是通过这个平台，逐渐开朗；有些队员以前情绪急躁，通过训练也成熟稳重起来。

周兰灵练习地掷球三年了。她告诉记者，虽然刚开始感觉有些枯燥，但时间长了，她在动静结合中体会到这项运动不一样的美。训练之余，教练们还会组织学习女排精神等主题教育，帮助学生建立胜不骄败不馁的态度。“范杉老师说的让我印象最深的一句话就是区别‘要我练’和‘我要练’，无论是学习还是工作，这对我启发很大。”

事实上，地掷球是工贸学院转型大棋里的一颗“棋子”，但并不是唯一的体育“棋子”。

一盘大棋里的体育“棋子”

事实上，地掷球是工贸学院转型大棋里的一颗“棋子”，但并不是唯一的体育“棋子”。

(市、区)统筹安排一定比例的拆后用地、低效用地，制定具体管理办法，通过出让、出租等方式，提供给有意投身体育的社会机构。

日常运转方面，公共事业费和教练聘用是重头开销。被授予后备人才基地的游泳馆必须四季开放，并保证较高的水温。

据介绍，许德道的俱乐部水温烧高一度需要3000元，冬季池子空下来就要盖上“被子”，“能省一点是一点”。

按照国家政策，体育场馆用水用电价格一般“不高于”工业标准。但许德道表示，工业标准对游泳馆来说还是会造成沉重负担。

在教练人才方面，社会机构都舍得投入。除了派遣编制内的高水平教练之外，温州市计划建立退役运动员转岗培训基地，鼓励他们在民办训练机构创业就业，在各方面待遇上享受公办单位的同等政策。

张志宏表示，作为试点，国家有政策的要落实好，没有明文规定的可以灵活一点，做些改革探索，尽量给民间资本创造能取得效益的外部条件。

“造血”的“梗阻”

在民办机构看来，人才注册的制度壁垒是“造血”链条上的关键“梗阻点”。而这个难题需要国家层面推动改革才能破解。

徐炳兴和赵兴华都表示，他们培养的苗子虽然可以直送省队，但一方面省市专业队容量有限，另一方面在目前的注册制度下，运动员省际流通不畅，导致培养的基础大了，但人才通道仍然较窄，从而限制了俱乐部的生机。

按照目前绝大多数奥运项目的注册规则，一名运动员在首次注册到一个省级单位后就不能改换注册单位，或者需要经过一段时间的休赛。

徐炳兴说，对于运动生命较短的体操项目来说，这意味着运动员如果在一段时间内达不到本省顶尖，那么基本就废了。赵兴华认为，从国家层面来说，这是巨大的人才浪费。

同时，国家级专业赛事体系以省市区为报名单位，民间机构的学员除非被纳入专业体系，否则就无法参赛。

赵兴华表示，培养高水平运动员是俱乐部的重要目标，而衡量高水平运动员要通过高水平的竞技比赛来检验。自己的俱乐部向国家队、浙江省队、福建省队、厦门市体工队、武汉市体工队都输送了学员，但要真正激活民间俱乐部，就要有更开放的赛事和人才流动平台。

国家体育总局有关人士承认，目前我国竞技体育人才培养已经开始多元化，而人才的使用仍然局限在“基层体校-省队-国家队”的三级训练网络中，因此迫切需要改革人才使用机制。

尽管目前真正能挑战专业选手的民间选手还不多，但随着体育系统资源的进一步开放，以及民间培训力量的壮大，改革注册、选拔体系的要求将会越来越迫切。

早在2000年左右，学校一名老师就承包了一块体育场地，对外开放。这也是温州第一个向公众开放的高校体育设施。

2002年，在市体育局的支持和指导，工贸学院整合场地和师资，成立了温州冶金青少年体育俱乐部。这是一个集运动场馆经营、体育技能培训、运动员培养、赛事承办、群众体育指导于一体的独立法人单位。作为学院的二级产业单位，在起步阶段，校方还给予政策和资金支持。

现在的学院负责人表示，这些措施在当时无疑具有前瞻性和开创性。上世纪90年代后期，原学校所属的温州冶金机械厂遭遇困境，1999年，通过厂校联合改制，把原来的“厂办校”改成了“校办厂”。学校在“升格”的同时也面临盘活存量资源、激发办学活力的课题。学校领导层可谓另辟蹊径，想到了体育这条路线。

一方面引入竞技项目地掷球，另一方面开办俱乐部。由于地处人口密集的中心，依托学校因而带有一定的公益性，这个俱乐部很快就火了。

经过十多年发展，已经有专职和兼职管理人员70多人，项目包括篮球、网球、羽毛球、跆拳道、地掷球，教练团队由国际级、国家级教练以及退役运动员和体育老师组成。市体育局则通过政府购买服务，青少年队伍由校队办，授予后备人才基地等多种方式给予扶持。

2015年，工贸学院又以共建方式与市体育局、浙江省网球协会成立温州网球学院，目标是以此为平台，培养包括网球产业在内的体育相关产业的运营和管理人才。

不到20年时间，工贸学院由一两千学生发展到现在近万人的规模，融入这盘转型发展大棋的体育“棋子”，发挥了超乎预想的作用。

温州市体育局党组成员曹征宇表示，在某种程度上，浙江工贸的体育路线和成功经验，对于许多仍然处于象牙塔模式的院校，具有启示和借鉴意义。

林少蓉和她先生周运元最早“承包”下绿水尖峰旁这50亩地时，其实是相中了山下那200多亩，原本打算拿来做休闲生态农庄的，谁知作为配套设施来建设的绿水尖滑雪场先“火”了起来，让夫妻俩于无心插柳处看到了“体育+旅游”的诱人前景。

“我们这儿不像北方天然有开展滑雪运动的条件，自然降雪加人工造雪能保证雪量，但气温高了雪存不住，所以一年到头适合营业的时间也就一个月左右，滑不了雪的季节我们开发了滑草作为补充。”林少蓉说。

“不过打小在南方长大的人更稀罕雪啊，我们这个滑雪场就是面向周边温州、台州等几个城市这2000多万人口的，2015年开业以来客流量逐年增长，要是雪好的日子赶上节假日，一天能来好几千人，我们还得限流入场。”

看着这条宽70米、长330米，坡度不过8-12度的雪道，记者脑补了一下冬天不长的日照时间里几千人涌入的场景，确实够热闹。问她这两三年的运营把成本都收回了吧，林少蓉抿起嘴角轻轻点头，但笑而不语。

作为集山区、库区、老区为一体的“三区县”，绿水尖所在的文成县人均耕地面积只有0.4亩，全浙江最低，而且95%以上区域属于集雨区，承担着温州700万人口“大水缸”的重任，因此“一产发展有限，二产发展受限”。

在这样的限制下，坐拥绿水青山的文成“被迫”走上了依赖旅游资源发展的道路；不同于县内中华第一高瀑百丈漈、千年红枫古道、亿年壶穴奇观铜铃山等传统旅游景区的开发思路，“体育”是他们探索发展路径时摸到的一块宝。

“浙南闽北这一片，即便是冬天气温也不低，可是绿水尖的海拔上千了，每当山里下雪，周边城市的人甚至会专程开车来看雪，我们于是就动了心思，希望能鼓励滑雪休闲旅游的发展。”文成县委副书记杨洲说。

滑雪场生意火爆，林少蓉夫妻俩投入其中的热情也随之高涨，他们在周边建起射击、射箭的活动设施，将半山腰原有的蓄水池改造成双层游泳池，滑草的季节还兴办消夏晚会，吸引周边民众举家前往。

“下一步我们还要在顶上盖一个设施更好的游客中心，开一家40多间房的精品酒店，再带动一下山脚的中低端民宿，开夜场的计划也在考虑中，现在我们已经具备这个能力和条件。”林少蓉说。

和绿水尖这座浙南闽北最大的高山户外滑雪场相距不远，还有一座浙南唯一的国际标准室内滑雪场——天鹅堡室内滑雪场，它是天鹅堡小镇旅游综合体的配套项目，一年四季开放，针对留宿行程在2至5夜的游客。

同是“一汪清水，两岸青山”，同样第一和第二产业发展受限，和文成同在库区的泰顺县也瞄上了“体育+旅游”的发展思路。为了保证“一江清水到温州”，他们选择了体育这个“无污染产业”，并提出了“凡是与体育无关的不发展，凡是有燃油动力的不落地”的清晰思路，并利用自然资源，培育体育资源，打造出百丈这张时尚体育小镇“金名片”。

2012年，百丈成功引进了国家青年赛艇队，并连续五年举办了赛艇冬季训练营活动。

2017年还承接了由亚洲赛艇协会主办的亚洲赛艇训练营，吸引了12个国家和地区的60名一流赛艇选手。

2012年，百丈引进了辽宁省皮划艇队和曲棍球队进驻开展冬季集训。

为留住这些队伍，打造体育小镇特色，百丈投资了几千万元陆续修建了赛艇下水码头、曲棍球场、运动员公寓等。下一步，他们还计划引进垒球、山地自行车、小轮车等项目。

百丈依托这些体育基地，先后举行了一系列品牌赛事，如温州国际户外运动挑战赛、全国象棋棋后赛、全国露营大会、全国青年赛艇锦标赛等，提升了体育小镇的知名度和人气。

目前百丈已成功申报了国家水上运动后备人才基地和国家体育训练基地等2个国家级基地，被列入温州市第一批特色小镇创建名单和省级体育特色小镇创建培育名单。

去年11月，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司和国家体育总局经济司发布了全国48个体育产业联系点典型案例，浙江省有三个上榜，均来自温州，其中就有“温州市百丈时尚体育小镇演绎‘两山’理论新篇章”。

体育小镇，没有体育不行，光有体育也不够。这些年来，百丈整治环境卫生，进行住房外立面改造，修建了入城口公园、望湖广场、露营平台等旅游服务设施，种植2000多棵海棠树，建成了有蓝莓、杨梅、枇杷等的“四季水果采摘基地”……还规划建设总长为28公里的环湖慢行道，融合徒步、骑行、观湖观赛等功能，目前一期江滨大道段已建成2.5公里彩绘大道。

相比文成、泰顺因自然条件而走上发展“体育+旅游”的道路，落项于龙湾的温州奥体小镇则更像是城市改造和延伸过程中的理性选择。

按照规划，落成后的体育小镇将以一个奥体中心、两个体育基地为主线。以前是矿山的岩壁准备利用起来做攀岩，无污染的水库周边和葱绿山地则开发户外运动休闲基地。未来的温州奥体小镇将是一个以体育为核心元素，兼顾居住、旅游、休闲等多业态的综合区域。

以环境保护为主旨，以体育旅游为抓手，以改善民生为根本，温州的体育小镇、体育机构在不断努力。

13版、14版均据新华社北京1月17日电

时尚体育小镇演绎『两山』理论新篇章

新华社记者张寒、夏亮、韦骅